

故乡，铅笔和白鹅

■徐永清

我觉得我是一棵故乡移动的树，虽然远离了故乡，但是故乡的季节性在我的思绪中持续存在。故乡移动的树，在风中闻到了故乡季节的味道，然后枝头一个个发芽或者一片片掉叶。

岁月的镜子经常在梦中打碎，比如那些熟悉的人突然在村头的树后面消失，比如那一片金黄色的麦浪在一阵风中全部变成了楼房，比如那些被我一次次垂钩上来的鱼儿，突然变成了飞鸟，朝着夜晚的星空快速飞走。我的梦就剩下了一些零散的文字，可以说是自己能看得懂的随笔，自言自语，终于成了一种无法释怀的回忆，好比是欠了同桌的一支铅笔，一直没有归还，而我们已经毕业。

而我确实欠过同桌一支铅笔，已经用了剩下半截的铅笔。那么我用那支借来的铅笔做了什么？我在草稿本上画过孙悟空的头像，画过家门口那棵粗大的杨柳，也在课桌上写过很多深沉的汉字，比如“人生”和“意义”。当然，我也用那支铅笔戳过班里最可爱的同学的屁股，我们是好朋友，他不会介意我的玩笑。我也用这支铅笔给奶奶画过鞋底的鞋样，她老得看不清横竖的鞋样了，她要我帮她画一下鞋样，我开始不愿意，这是她妇人人家的活计，我一个读书人不愿意参与，但是她会做夏天的水晶糕，我同意她的奖赏，这是我第一次画出了鞋子的影子，我觉得那就是走路时最美的样子，曲线弯曲了一圈，前头大，后头小，和村后头的那口池塘一样的模样。我怎么会想到那口池塘的模样？我为了钓到一条活蹦乱跳的鲤鱼，已经把那口池塘能钓鱼的地方都钓了。我用自己的

脚步，丈量过池塘的大小，我相信池塘里的鲤鱼都没有我了解池塘，我没有钓到鲤鱼，我钓到了池塘清晨和午后的波光粼粼。

铅笔从破旧书包的一个洞口掉落，我找不到，也难过了一个星期，同桌没有问起，我一直没有提起。我猜想了无数次铅笔掉落的可能和地方，是上学路上养老院的围墙边，是田埂上一处草丛，是校门口那个饭店前门的路上，对了，还有可能是我经常逗留的张恒酥饼店门口，最可能掉在烤炉的边上。然后，我的思绪就像烤炉里膨胀起来的酥饼，世界开始松脆香甜，遗落的铅笔给我画了整整一个少年时代的快乐和惆怅。我想过回报这个地方，只是，我最终成了一个游子，在这个时候从一支铅笔开始，去描绘熟悉的故土人情，发现一些细节模糊成了锅巴，而记忆的牙口老化，我最能描绘的是那些路边长得很寂寞的树，还有那条泥泞的通往国道的路。

故乡的羞涩和纯真，在我记事的时候就让我感受了一次又一次。直到炊烟袅袅的黄昏，长长的送葬队伍从山道上一字排开，我知道，这里是有生命的归宿和记忆的。

我敬畏故乡。
父亲带着我把今年的水稻种子一把一把地撒入湿漉漉的泥土，然后让我陪他看落日的余晖。我看到他坚毅脸庞的憧憬，这是土地的滋润，让一个成熟的男子相信明天的风吹稻浪。那只村里最肥的鹅在池塘里游了好多天，它的主人前几天埋在了后山，它成了孤儿式的游子，一个自由又茫然的游子，它的生命

开始转折，那些懂规矩的狗和猫看到它的沮丧和悲伤，后半夜的狗吠和猫叫，让一些小孩梦中哭闹。我读到“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”的时候就会想到游子白鹅。它的歌声让池塘的波纹拉长，那些很难钓上来的鲤鱼，终于跃出水面，它们看到了金色的鱼钩，以及鱼钩后面的一片绿意盎然的竹林。

三只白鹅从东边飞来，它们昂首高鸣，鹅看着它们，然后扇动自己骄傲的翅膀。它突然渴望天空，它看天空的时候，天空也在看它。它觉得自己的故乡在天空白云上。白云悠悠，白云的颜色和它羽毛的颜色一样。它飞起来，双脚离开了水面，三只白鹅惊讶地看着它。有十多米远的距离，白鹅落回水面，水面荡漾开来，连同白鹅飞翔的梦想。白鹅游上岸的时候，三只白鹅已经飞向天空很远很远了。白鹅不再看天空，它要回去，回到那个两间瓦房的老屋。它红色的掌轻柔地踩在乡间的土路上。它一摇一摆，一路上没有和任何认识的家禽打招呼。它对自己的翅膀充满深深的愧疚。它有翅膀，却不属于天空。

村里最肥的鹅不到两个月成了村里最瘦的鹅，也是村里最野的鹅。它会走到后山，然后对着不同的墓碑发出最美的歌声。它会跳入池塘，把头深深埋进翅膀，脚掌不拨波，像一个白色的泡沫，在水面上随风飘动，从一个清晨到另一个清晨，从一个下午到另一个下午。

守村人阿木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把床头的一堆硬币数明白，总共八元四角。他不知道这么多钱能做什么。他

大清早敲开村干部家的门，找到村干部，把钱全部从口袋里掏出来塞进村干部手中。村干部正在抽烟想着秋收时电力的事情，手中夹着点燃的烟。阿木塞钱给村干部的时候，村干部手中的烟掉在了地上。阿木点头不好意思，然后把村干部的烟捡起来，放在自己嘴里抽了几口。村干部和阿木的父亲是发小，对阿木的举止只是抱怨几句，看到一堆硬币，一脸惊愕。村干部生气问阿木，这是干啥，要我给你买啥吃的吗？

阿木不会说话，他拉着村干部来到池塘边，指着那只把头埋在翅膀里的瘦弱鹅。村干部突然明白了阿木的意思，它要买下这只只充公的鹅。鹅没了主人，在阿木想来这只鹅就属于村里的集体财产了。村干部说，阿木，你要买下这只鹅吃吗？阿木迎着风，露出没有门牙的嘴巴，说，养，养，养……村干部把钱塞回阿木，村干部说，阿木，这只鹅你来养。阿木天天来到池塘边看他的鹅，鹅却很少上岸，它看到阿木走向它，它就展开翅膀，跳进池塘，然后把头塞进翅膀里，就像阿木把八元四角钱塞进村干部的手里一样。阿木坐在池塘的岸边，青草湿润，阿木把自己坐成了一株野火烧不尽的草。开始他只是遥遥望着埋头漂流的鹅，后来他就找来笔和纸，不停地画呀画。画鹅的翅膀，画天空的白云，画池塘的水波。他还画鹅的歌声，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圈，一个个飞向天空，最后聚在一起，成了一个很大的太阳。他在太阳的脸上，画了一只眼睛和手掌。

有人看清，他画画的笔，用的是半截铅笔。

南九村的三头“牛”

■李梓萱

随着农耕时代渐渐远去，工业与信息时代接踵而至，在乡村见到活牛愈发难得了。前两年我走进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南达村委会南九村，偶遇三头“牛”，记忆深刻，诸多感触久久萦绕心头……

当时尚未进村，清脆鸟鸣不绝于耳，青草淡香随风漫溢。村口立着一面石砌景观墙，正中红漆题写“南九村欢迎您”，上方篆刻“革命老区”，墙下绘有黎族图腾青蛙图案，昭示这是一片浸润红色底蕴的黎乡。南九村依山傍水，背靠云雾缭绕的南高岭，村前流淌清澈绵长的南九溪，空气清新，生态秀美。多年前这里曾是贫困村，近些年依托帮扶政策与村干部付出，村庄实现华丽蜕变，该村已经成为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。

村干部热情接待我们，领着大家沿路走访。青山环抱，碧水潺潺，翠竹葱茏，村内道路民居规划整齐，平整硬化的小路连通家家户户，古朴村貌搭配蓬勃的庭院经济，处处赏心悦目。不多时，我们来到一座连心亭，只见亭柱对联写着：“山清水秀千户祥，上下携手奔小康。”据说，这座凉亭不只是村民歇脚闲谈的去处，更是帮扶干部与黎族百姓同心相连的见证，藏着基层干部扎根乡村、助力群众脱贫致富的一片真心。

亭子旁一片茵茵草地，立着两枚心形红色标牌，各色小花点缀四周。蓦然间，三头黑牛映入我的眼帘：两头悠然卧于草地抬头张望，另有一头小牛伫立一旁，脖颈舒展，模样憨态天然。我欣喜地上前想要靠近，才恍然发觉这并非真牛，而是雕

塑。塑像形态栩栩如生，肌理神态刻画细腻，仿佛不一会能听见悠长的哞鸣。

同行的人员告诉我，如今村里耕作早已不用耕牛，这处小广场旧时便是村民拴牛之地，现在安放三头耕牛的雕塑，是特意 for 村民留存乡愁，守住代代相传的农耕记忆。望着雕塑，往昔农耕画面涌上心头：绵绵春雨中，农人披蓑戴笠，执犁驱牛耕耘水田，泥水翻涌，飞鸟起落，悠长牛鸣回荡旷野。耕牛承载着农人最深的情愫，如同骏马之于骑手。时代向前，耕牛慢慢淡出乡野，传统农耕场景日渐远去，这是发展的必然。可贵的是，村干部在带领群众奔小康的路上，没有割舍乡土根脉，用心留住乡土情怀，让农耕记忆以新的形式延续，温暖着村民与到访游人。

随后我们前往本地致富带头人的养蜂基地，连片蜂箱藏在林间，小小的蜜蜂酿成带动全村增收的“甜蜜产业”。站在基地远眺南高岭奇峻石壁。黎语里南高岭意为“早上的雾水”，珠碧江从周边流过，山岭石壁流传不少黎族古老传说，自然风光与民族故事交融，若开发文旅资源，定能让更多人领略此地独特风情。

如今南九村稳步发展养蜂产业，深耕庭院经济，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。村民利用房前屋后栽种菠萝蜜、百香果，美化家园又增收。村庄的巨大变化铺展在条条乡道、村落各处，尽数写满村民淳朴满足的笑脸。连心亭草地之上，三头耕牛的雕塑静静伫立，默默见证着南九村日新月异的变化，守护着这片老区黎乡独有的乡愁与希望。



手绘画品《清夏桥塘》 李梓萱 作

女人如花

■邱美琴

夏季来临，单位窗台上的一盆月季开花了。小小的粉色花朵，层层叠叠地缀满枝头，温柔婉约的样子，给平凡枯燥的生活带来一点小小的惊喜。但听闻有机会去海口和当地作家们交流活动时，这一点惊喜瞬间便被远方的期盼所淹没。

五月末的海口，除了满眼椰子树的绿，还是满树红得耀眼的凤凰花，角角落落开得奔放的三角梅，还有琴叶珊瑚和龙船花，它们无一例外，全是红色。它们红得夺目，红得毫无保留。陪同我们的几位海口美女作家，也像椰城的花一样热情奔放。在去红树林景区的路上，燕影姐和秋水妹妹不停地为我们介绍当地的热带水果。芒果的品种可多了，但贵妃芒最好吃，还有菠萝蜜和黄皮也好吃。她们说着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为我们订购。

从红树林景区出来，已经是中午了。燕影姐给每人准备了一个椰子，她说椰子水要中午才好喝。喝完椰子水后，她们又教我们取出里面的椰肉，尝尝在内地从未尝过的味道。在她的家中，洗干净的芒果、菠萝蜜、黄皮等摆了一桌。等到我们实在吃不下了，她却依然觉得还有许多值得品尝的水果，来不及准备。在木兰湾，她赤脚奔跑在海水中，拉着我说：“都来了，不踩踩水怎么行，快下来呀！”她弯腰拍打着海水，溅起的水花落在她的笑脸上，亮闪闪的。她站在水中，侧身、微笑、抬手撩头发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那样子，哪里像我年长几岁的女人，分明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女。

如果说燕影姐像是那明媚的凤凰花，她用热情奔放告诉我，生命就该这样痛快地绽放。那红姐则像是公园里、景观带旁的龙船花，她熟悉海口的一切，也能准确地考虑到我们的需求。坐在车上，她不时地指着窗外告诉我们：从这个路口过去就是万绿园，早上或晚上去散散步很惬意的；这个春光店卖的都是海口特产，价格公道，可以去看看，买点带回家；这里有一个海口最大的面包店，品种多，而且全部现做，回去的时候可以买一点，带着路上吃……有她的介绍，我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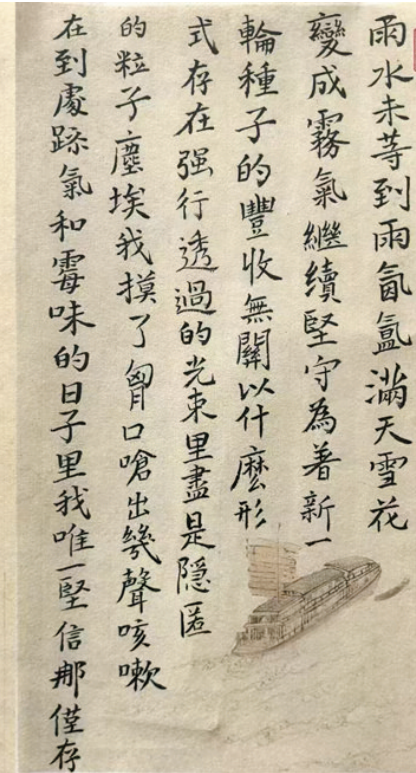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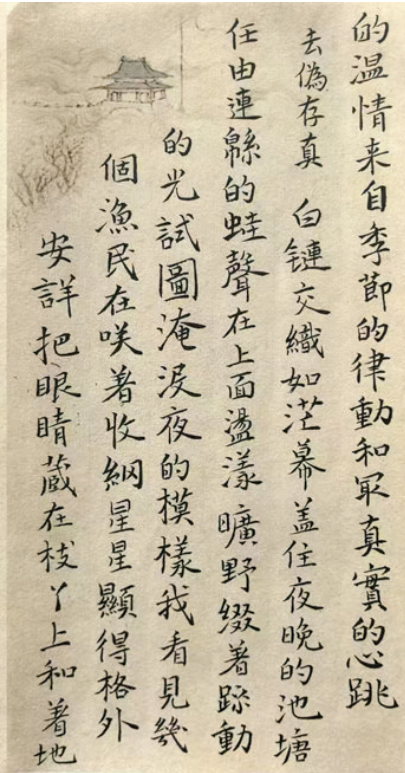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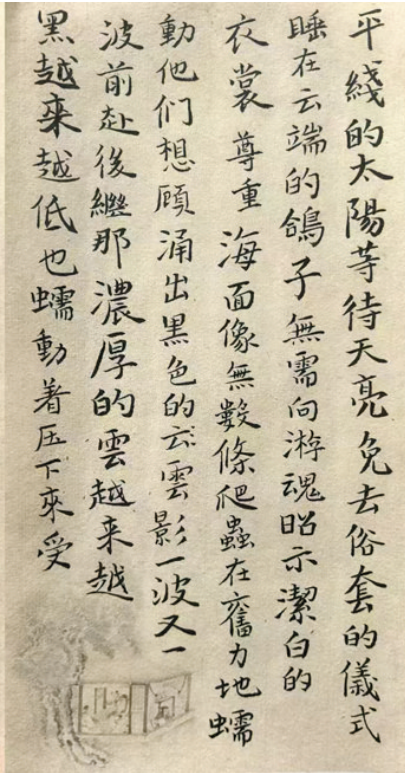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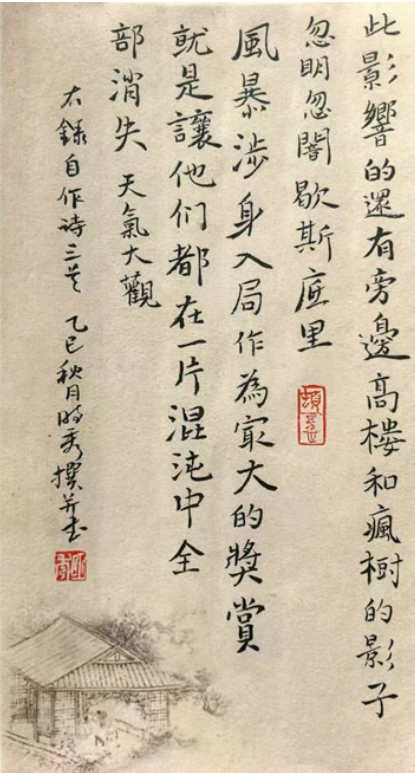
很快熟悉了居住宾馆周围的一切。

年轻的秋水和燕影则一路上为我们拍着照片。每到一处，秋水便拉着我去留影：“这里好，你这个红色的衣服很出片的。”“来，侧过身子，看向我。”“这里可以坐下来，戴上帽子太好看了。”而燕影则热情地拉着扭捏的男同胞们一起合影，一个一个地帮他们摆好姿势，那份热情不容置疑，男同胞们只能乖乖照做，引来一阵阵欢快的笑声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写作也像拍照一样，是在生活的花园里采摘最美的瞬间。在海口只有短短三日，我却喜欢上了那里。我喜欢那里在花，喜欢那里的蓝天和碧海，更喜欢如花一样的女作家们。我羡慕她们在镜头前的徜徉与放松，羡慕她们拥有一颗少女心。她们或热烈、或温婉、或周到、或活泼，像是文艺大花园中不同的花朵，各自开放，却共同构成了一片绚烂的景致。

在海口，我还看到一种花，虽不热烈奔放，却让我高看两眼，那就是开在东寨港红树林景区的花。红海榄红色的种子在绿树上、蓝天下格外醒目。花萼红色，顶端是细细的触须。开始我以为是花，经过介绍才知道那其实是树的种子，这种树生长在海水中，种子长在树上，脱落后扎入海底生长。同样在母树上发芽的还有秋茄树，它的花是白色的，像星星。还有很多我叫不上名字的花与树，在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，绵延海岸线28公里。这些泡在海水中，茁壮生长的绿色植物，远远望去，是海面上的绿色小岛。据说东寨港红树林的树种有几十种，那白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绿的花朵星星点点，不张扬却让人心生敬畏。它们扎根于海水中，用它们盘根错节的根告诉我，生命的意义就在于，从逆境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。

海口之行，是两地作家之间的一次交流。可就是这短短三日的互动，让我看到了海口女性写作者不同的美。我回到池州后，单位窗台上的月季依然温柔地开着，粉色的花朵在微风中摇曳，空气中氤氲着平静、安稳的气息。愿我、愿她们在文艺的大花园中，各自生根、各自绽放，彼此学习、彼此照耀。

主办：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海口市文联 审核：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编委会



张明秀 字

风从海上来

■张红

古老的南渡江发源于南峰山，自西南向东北，汇纳龙州河、美舍河，一路奔流由海口注入琼州海峡。沿河平原与滨海沃野天高地阔，草木茂盛。

琼州大地沿河而生，海口百姓逐水而居。但四面环海的海南岛，看似水草丰美，实则岛内多数河湖沼泽处于江海交汇地带，河水咸苦，无法饮用。于是，人们把眼光投向地下，“古者穿地取水，以瓶引汲，谓之‘井’。”古海口街市坊巷，遍布着百余口水井，其中，北宋时期苏轼指认群众开凿的浮粟泉最为盛名。站在南渡江入海处，海浪，像是九百年前苏轼看到的模样。1097年夏天，一纸贬谪诏令，苏轼从惠州到雷州，然后渡海抵达琼州，咸涩海风伴着他开启了谪居岁月。蛮荒偏僻之地，生活万般窘迫，三载光阴，如何度过？

三年里，苏轼的足迹遍布琼北海口、澄迈及琼西儋州多地。他在《洄酌亭（并序）》中说：“琼山郡东（今海口琼山区）虽然泉水较多，但‘皆冽而不食’，难以饮用。”为寻汨汨清流，氾滴之人化身治水匠人，他一路勘察，指导百姓凿泉挖井。不过，他不只是治水的匠人，更是授业解惑的师长、劝农兴业的农艺师、深耕烟火的美食家。他劝农耕，倡

移风易俗、劝汉黎和睦、传播中原文化、著书立说。时至今日，甘冽的浮粟泉仍在诉说着文人安民济世的千年传奇。伫立泉边，石栏依旧，遥想古海口家家户户到此担水的烟火盛景。一个光芒万丈的人被打压成一丝微光，但这束光却在汹涌的波涛中漾成万道亮光，璀璨地映照着琼州大地、海口文脉。除却老城的烟火与文脉，海口的风骨，更藏在浩瀚的碧海之间。

在海口，任意一个转角处，都能遇见一片海。海风裹挟着潮湿清新的气息，向东北吹拂60余里，便到了东寨港。东寨港红树林，是国内连片面积最大的滨海红树林湿地。这里滩涂绵长，树林成片。涨潮时，海水漫灌滩涂，树林半没，树冠随海浪飘摇；退潮时，交错的根系和丰富的底栖生物尽收展露。

红树林不红。当其树皮被刮擦、砍伐或自然破损时，创口便呈现出鲜明的红色，宛若生灵受伤后流出的赤红血脉。红树林外表不红却却有着火红的内在，这是红树林与72个村庄、与无数生灵的血脉相连。40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，狂风骤浪席卷，72个村庄和千顷田野颓然陷落，山化海、人为鱼。时光流转，岁月更迭，昔日塌陷之地渐成一

片咸滩湿地，海风吹来了木榄、秋茄、桐棉和海桑的种子，它们在这里安家落户，散枝开花，续写着生命的故事与生态的传奇。

微风拂面，碧波连漪，红树林静谧生长。这片滩涂的下面，树木根系盘根交织，共生共长。俯身倾听，浪涛拍岸声中，可听见深处根系汲取水土的细微声响，似一曲悠远绵长的自然乐章。红树林以深藏的温柔力量，涤荡着四百年前的哀伤，抚平大地曾经的沧桑。潮起潮落，生生不息，72个古村沉入海中，但，千万个家园重生，无数生灵在此繁衍生息。相较于数十万公顷的盐城黄海湿地、辽河三角洲湿地，3337.6公顷红树林的体量并不算恢宏，但这个湿地却是国内珍稀的滨海生物基因库，藏纳万物。它藏住了红树植物20科36种，藏住了鱼类、软体动物、两栖爬行动物等近千种，藏住了包括黑脸琵鹭、黄嘴白鹭等珍稀鸟类在内的200多种鸟类。每年还有3万只水鸟来此栖息觅食、休整越冬。红树林无言，在接纳与包容中，供养万干生灵，尽显山海的辽阔厚重。

如果说红树林是琼北大地震后大自然馈赠给海口的生态重生之礼，那么